

（九）十面埋伏

四宗空難

「七月十七日，馬來西亞航空公司 MH17 號班機在烏克蘭東部叛亂地區墜毀，多方面資料顯示是被導彈擊落，登機名單二百九十八人，全部罹難。其中有十二人為國際人道救援組織人員。盧斯人文基金五人，善世會四人，紅十字會二人，無國界醫生一人。」

「七月二十五日，泛亞航空 GE222 號班機，是一隻小型航機，在臺灣境內墜毀，四十八人死亡，包括善世會的一個高層人員。」

「七月二十四日，奈及利亞航空 AH5017 班機在非洲馬里北部墜毀，一百一十六人罹難，盧斯人文基金義工四人死亡」

「八月九日，撒巴翰 Sepahan 666 號班機在伊朗德克蘭近郊因引擎故障墜毀，三十八人罹難，盧斯人文基金義工兩人死亡」

一個資料分析員將整個報告多看了一遍，最後還是『用』螢光色線標誌了在首頁的標題內容。她將電子文件加密保安，然後送了出去。

沙爾葛

到達澳洲悉尼的第一個晚上，沙爾葛就已經睡得不好。一閉上眼睛，腦海立即就浮繪出飛機墜毀的觸目驚心畫面，他感覺就像有一把森寒快刀迎面從他頭頂砍過一樣，還可以見到被削下來的髮絲在眼前飛舞，好險！

兩個星期前他本來訂了馬來西亞航空公司 MH17 號班機到澳州出席和採訪「國際人道救亡年會」，但上機前兩個半小時，他所屬的「善世會」發了一個短訊給他，說負責訂機票的單位攪錯了，他被重新安排在下一班機直飛悉尼。七個小時後，當他正在登上飛機時，另外一個短訊告訴他，較前開出的那班航機，在東歐一個動亂地帶墜毀，全機近三百人極可能全部遇難，其中多個是善世會和「盧斯人文基金」駐荷蘭的有名學者和管理人員。

沙爾葛在南非出生，那是南非解除種族隔離政策前的幾年。祖父母告訴他，出生後不久，雙親即時將他帶返荷蘭，交由他們照顧，然後返回南非。祖父祖母很少提及父母親，家裏也沒有甚麼照片。他只隱約記得，祖父說他父母親都是活躍的民權份子，最終不幸在南非殉難。她的母親是緬甸女子，所以沙爾葛是個歐亞混血兒。有著混血兒的諸多優點。

他小時侯聰明伶俐逗人喜愛，長大後高大英俊而性情穩重。大學時期，一個偶然機會讓他參加了善世會的義工組織。

善世會是佛教慈善機構，在臺灣島國創立。半個世紀後已經成為一個全球性組織。大學畢業前，沙爾葛一直留在善世會裏幫助貧病難民。畢業後他進入兩棲作戰軍校受訓及服兵役。幾年之後，荷蘭取消兵役制，他選擇脫離軍隊，在當地一個電視台當採訪記者，又重新在工餘時間當善世會的義工。不久一件悲劇發生。他的同居女友在交通意外中身亡，而祖父祖母亦相繼因年邁過世。他的情緒變得非常低落，於是辭去工作，回到祖父母留給他的農莊休養。在整理老人家的遺物時，他發現了頗多有關父母親的資料，包括剪報，書刊，和照片。這時候，他才稍為知道父母親當年所幹的事情，可以算得上是勇敢，偉大和無私。這樣就洗滌了他自少對雙親「拋棄」自己的怨惱，代之而起是尊敬和崇拜。漸漸地他產生了到南非探索父母親生前足跡的意念。善世會亦願意給予幫忙和贊助。於是他搖身一變成為自由專欄記者，到了南非工作，專門報導非洲大陸的新聞。南非那時候算是非洲大陸的一塊安樂土，政治穩定，沒有發生嚴重的宗教或種族衝突。善世會和盧斯人文基金都選擇南非開普敦市作為非洲組織的總部。

南非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發生政治突變，而且算得上是歷史奇蹟。直到很久以後，世人多數還在歌頌孟達拉先生所領導的「和平」抗爭運動，推倒違反人情的種族隔離主義。而對於當日願意放棄權力的最後一任白人總統戴克拉克先生的功勞，卻少有持續贊賞，好像這是天經地義的行為。經過近三十年後，「阿拉伯之春」引發中東多處武裝抗爭和悲劇後，才有評論者認為如果戴克拉克當日改變歷史航線，像多數極權統治份子一樣死不肯放棄權力，南非最終就會變成殺戮戰場，白人黑人都要血流成河。命運轉向往往只是一髮之差。

沙爾葛在遺物中發現了自己在南非的出生文件，到了南非後得到確認，可以無限期在南非居留。金錢方面也很寬裕。除了他自己有一筆結婚用的積蓄外，祖父祖母留下的遺產可以令他一輩子衣食無缺。他在南非和附近地區的遊歷生活，可以說是逍遙自在。

不久他就和很多以前跟他雙親共事過的民權份子取得聯絡，就連第一任民選總統孟達拉，也在晚年接見他。這些人物多數已經退休，但卻擁有崇高社會地位。有幾個即將退休的則依然有著實權。他們都對沙爾葛非常友善，給予他的新聞工作很大程度的方便。不過對沙爾葛更重要的是，他們都盛讚他雙親為南非民權事業作出貢獻和犧牲。這或多或少令到沙爾葛不久就決定全職加入善世會，全情投入這種極具意義的工作。

這個時候，世界局勢又再一次變得緊張和動盪。

二千年一十年代初，一個被命名為「阿拉伯之春」的運動首先在北非洲坦尼西亞爆發，對腐敗貪污政府和單完極權統治作出抗爭。由於該國元首迅速流亡國外，運動算得上成功，於是其勢向東漫延，席捲利比亞，埃及，敘利亞和其他中東國家。其後引發各地暴力流血衝突，甚至釀成內戰。

其中敘利亞的內戰拼鬥最為慘烈，幾年之間，不但傷亡狼藉，更產生幾百萬無家可歸的難民。同期間，中非共和國和南蘇丹分別產生種族和宗教性質的大型流血衝突，不但死傷無數，同樣製做了過百萬難民。回教原教旨軍團又在伊拉克和敘利亞邊境建立國度，大肆爆毀所有其他宗教的歷史遺跡外，還迫害殺戮世居當地的異教信徒

，於是大批平民被迫逃離家園，流離失所。東歐烏克蘭東部地區在俄羅斯策動之下，親俄份子組織分離主義反抗軍，長期跟西部中央政府抗爭戰鬥。跟著利比亞爆發局部內戰，又有伊波拉病毒在西非洲肆虐。正所謂天災人禍，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聯合國人道救援組織疲於奔命，資源耗盡缺乏。幸好這時靠治療關節炎疾病起家的「盧斯企業」在美國崛起，創辦人盧斯博士和亦利亞多醫生熱愛公益事業，創立「盧斯人文基金」，和已經有半個世紀歷史的「善世會」攜手合作，在世界各地救亡天災人禍，令到聯合國人道救援組織有喘氣機會。

沙爾葛就是在這個動盪時局參加了善世會的非州救援組織。

來到南非一段時間後，令沙爾葛最感迷惘的一件事，就是他找不到父母親的墳墓。準確地說，是沒有人確實知道他們的下落。這也不是很特別。南非政治解禁前夕的社會還是非常混亂和緊張，白人政府打壓民權份子可算得上是白熱化，不但是黑人，就算是荷蘭人，一樣加以迫害和殺戮。許多白人人權份子都被迫逃到國外尋求政治庇護。所以沙爾葛父母親堅持留在南非抗爭是超越勇敢所能描述的行為，故受到倖存同胞高度讚賞和尊崇。沙爾葛到處打聽，得到的資料大致如下。

在一次遊行抗爭中，他們遭到防暴警察毆打受傷昏迷，在送往醫院後就了無音訊。他們之後的下落更是眾說紛紛。有人說看見一隊白人秘密警察將他們帶走，也有人說見到非洲國民議會的武裝分子救走他們，亦有人說他們傷重，到達醫院後証實死亡，當晚有人將屍體劫走。而當沙爾葛去到醫院翻查記錄時，卻找不到絲毫有關父母親送院的資料。當時南非的形勢極度紛亂，黑人全面武裝反抗有山雨欲來之勢，每日都有失蹤，每日都有人死亡，沒有人有空閒時間去查探兩個在當地沒有親屬的人權份子的下落。無論他們的行為是何等偉大。

後來沙爾葛會見一個早已退休的黑人政客。名字叫富爾加齊。沙爾葛稱呼他為富爾加大叔。大叔慎重地告訴沙爾葛，當時無論是當權政府或者抗爭的非洲國民議會，都有動用非常暴力，清算起來，就算孟達拉都理應要受審訊。新政府誕生之後，孟達拉和有見識的社會領袖都知道不能翻舊帳，一切都應向前看。當年沙爾葛父母親失蹤或身死極可能是一個黑暗秘密，沒有必要在近三十年後去發掘出來。繼續追查就會令到某些相關的人不安，沒有好處。沙爾葛聽後覺得有理，也就放棄了積極追查，漸漸也忘記了這件事。半個月前，他在早餐便利店碰到一個當地記者，知道他正去採訪富爾加大叔的喪禮。雖然他沒有接到通知和邀請，不過覺得也應該去出席。他們一塊到達教堂，因為他沒有邀請咭，所以坐到最後面。有好幾個他認識的老人家也在教堂裏，他們坐在最前面，都發表了弔唁詞。喪禮嚴肅和冗贅，比他預期的時間為長。喪禮一完結，他就趕快離開，回去善世會的辦事署。回程之前，他發覺原來智能電話有留言，是一間律師事務所，說有一份文件要即時交給他。他覆電約了時間，便開車離開。他回到善世會，一個穿著整齊的女人已經在接待處等候。沙爾葛引領她到會客室，大家坐下之後。女人拿出咭片，介紹了自己為歌拉娜律師，跟著在公事箱裏拿出一個文件包，沙爾葛見到外面有著火漆封印。她查証了沙爾葛的身份証明後，便將文件交由沙爾葛簽收。她跟著解釋說：

「我們雖然是一個小型律師行，但是善於接受一些特別和需要靈活處理的委托。這個當事人在半年前接觸我們，委托我們在富爾加齊托斯議員死訊傳出後，盡快將文件交到閣下手中，時限為一年，有需要再延續合約。雖然我們幾天前就知道富爾加齊托斯先生病逝，但直到一個小時前才接到正式通知，指令將文件送遞給你。」

沙爾葛向歌拉娜查詢委托人，但歌拉娜說委托人不容許這樣做。但表明沙爾葛也可以選擇不接收文件。

沙爾葛好奇，見到只是個小文件，也就沒有繼續追問。歌拉娜律師離開之後。沙爾葛檢查文件，發現外面沒有處名，但在封漆上印有日期。他用小刀割開封套，裏面有一張舊照片，顏色都褪掉不少，還有一個用紅絲線織成的小袋子。他打開袋子，裏面是一件飾物。一條鮮紅的絲繩扣著一塊約兩厘米的心型黑色精石。黑石反射出古怪的光芒。沙爾葛關上了燈，光芒也就消失，並無特別之處。除此之外，沒有甚麼留言。

沙爾葛細看相片。背景是一片綠色山嶺，前景有四個年輕男女，他們的面孔只佔相片少量的空間，於是沙爾葛拿了放大鏡再看，發覺其中一雙男女相貌很似他的父母親，另一雙男女則是黑人，男的長相非常像那個他稱呼為富爾加大叔的政客。照片很舊而褪色，相信因為採用了舊式和下價的相紙。

由於沙爾葛已經安排了回阿姆斯特丹渡假。所以有很多事情等待辦理。他將照片帶在身上，而將飾物放到善世會的保密文件室裏。隔了一天便一早到機場乘飛機去荷蘭，由機場直接開車到郊區他祖父母的農莊過夜。他找出其他舊照片核對，証實了照片中的其中兩個年輕男女確是父母親。翌日，他就去拜會一個退休了的善世會資深攝影記者。這個華裔攝影師走遍了大江南北，沙爾葛希望能夠得到一些資料。老攝影師看了舊照片，証實了照片的古老年份，還估計用了一隻舊共產中國製造的相紙沖洗。這個產品一早就停產，但停產後的餘貨就在鄰近落後的共產國家流通了一段很長時間。這個攝影師曾週遊列國，到過無數地方，他認為背景的群山頗像跟泰東或緬甸的山區。老記者答應繼續查閱他以往的照片紀錄，會嘗試找出照片的確實位置。

之後幾天，他四處造訪以往的朋友和同事，也到了祖父母和舊女友墓前憑吊。跟著就發生了飛機失事，轟動了全世界。當他到達悉尼並入住酒店後，他覺得應該打電話給跟他更改飛機班次的旅行部主管道謝。本來只是尋常通話，但卻有出人意表的結果。因為那個主管始終想不起為甚麼會轉換了沙爾葛飛機的班次，及時救了他一命。第一個晚上他睡得很差，不停有希奇古怪的夢境。

第二天會議開始，由於馬航空難中死了很多國際人道救援組織的著名人仕，所以很多會議都士氣低落，死氣沉沉。晚飯時候，他約了兩個朋友敘舊。就在傾談的時候，一個電話從南非開普敦市警局打來，一個調查員說道他的寓所被人入屋搜劫，鄰居報了警，他們正在入屋調查。警員問了一些基本資料之後，就循例建議他盡快一點回到南非，核對一下損失的財物和協助調查。

由於沙爾葛經常外出到不同地方採訪，所以他選擇了一個比較安全的社區居住。那個多層公寓更有良好的保安措施，保安人員二十四小時當值。電梯，停車場和大堂都有攝像機。沙爾葛從來沒有聽過有爆竊案件發生過。

如果在平時，寓所被爆竊總會令沙爾葛有些不安。但自從飛機失事發生之後，他對人生有了新的覺悟，所以也不著急回去。不過這一個晚上，他的睡眠依然不好，連續發著不明所以的怪夢。

武裝護衛

第二天的會議依然是非常沉悶。到了傍晚，他和西門詩妍，依柏黛絲和協利斯爾共進晚餐。協利斯爾來自盧斯人文基金，是一個美國年青人。沙爾葛一到南非，在一個專為外國人而設的俱樂部就認識了他。由於大家都參予國際救援工作，又是外國人，說話很投契，以後不時都出來聊天，算得上是好朋友。協利斯爾跟善世會的西門詩妍和依柏黛絲則屬於新相識。

西門詩妍說道：「明天的會議必定熱鬧，盧斯人文基金主席亦利亞多醫生將在十一點鐘發言，我們收到的通告是，『基金』將注資一億美元到非洲的人道救援組織，並向大會建議武裝保護人道救援車隊。沙爾葛，你贊成這項建議嗎？」

第一天會議開幕時，亦利亞多領導大會為空離中逝世的十多個著名的人道救援組織人員靜默三分鐘致哀。亦利亞多的聲音哽咽。與會衆人都知道亦利亞多的好友，三十多年來研究 HIV 疾病的祖蘭殊醫生在空離中逝世。祖蘭殊醫生得到盧斯人文基金贊助，在非洲大陸發放抵抗 HIV 病毒的藥物，救活無數貧病交迫的平民。

「武裝保護人道救援隊伍？這可是挺不簡單啊！我以為最終還是限於討論罷了！就算解決了財政上的問題，武裝部隊的成份會是個熾烈議題。最近有兩個案例，就算是聯合國的維持和平部隊都被指謫偏幫某一派系而受到攻擊。野心份子將會蓋黑救援隊伍，肆無忌憚去攻擊和搶掠救援隊伍的物資，甚至殺害和擄劫隊伍的成員，這並不是過度憂慮，正所謂猛虎不及地頭蟲，救援隊伍的武裝火力和人數總及不上地區性軍團，尤其是我們在光，他們在暗。例如他們在遠處發射一筒多管火箭炮，我們將死傷累累。」沙爾葛回答說道。

不要以為西門詩妍比沙爾葛年輕幾年，又是個女性，她在善世會的職位可比沙爾葛高，全職幹人道救援工作也比沙爾葛長久。西門家族是「善世會」兩條支柱之一，傳聞是西門詩妍的父親和叔父將善世會的資金作投資性管理，二十年來營利增值千倍，令到善世會有極穩定的收入，財政可以再不依賴捐助。

「這種憂慮也是直覺和常識。但舉個例說明吧！我一直都注意非洲索馬利海盜劫船的事件和個案。最初各國商船公司和政府都反對在商船上部署武裝警衛，認為會嚴重威脅船員的安全。但最終還是武裝了的商船直接阻嚇了海盜集團，今年只發生過兩次個案，海盜船沒法靠近有充裕火力的商船而知難而退。當然，我不會忽略其他因素，例如索馬利有了新政府，各大國又派遣巡邏軍艦等等。半年前一份由國際航運協會出版的報告書，有詳細數據支持這個結論。」西門詩妍信心十足地說道。

沙爾葛本來是新聞從業員，當然看過這份報告書。他跟著說道：「海盜劫船純粹是商業犯罪行為，只是為了金錢，跟現時非洲的動亂非常不同。我們在非洲大陸的人道救援活動，大部分要面對政治和宗教上的極端集團，他們的行為往往脫離常規，況且不顧自身安危的死士比比皆是，玉石俱焚被視為他們升天的捷徑。現時我們已經有點覺得寸步難行，一旦武裝起來，局面可能變得步步驚心。要實行這個構思，唯一可行方法是聘請僱傭軍團，將物流管理和保安完全交到他們手上。不過價格誓必驚人。現在難民人數越來越多，救援資金根本就非常困窘，不要說僱用武裝保安隊伍，就算購買糧食和日用品都要精打細算啊！依柏黛絲修女，妳又有甚麼看法？」

依柏黛絲坐在西門詩妍的旁邊，是個印藉婦人，雖然已屆中年而且衣式樸素，

但依然掩蓋不了她美麗的面容和豐滿身段。聽說她出身自一個印度教派教長的家庭，大學時攻讀政治，跟著走去唸神學，拿了博士學位後，進入修道院成為修女，曾長期跟隨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特雷莎修女。好幾年前她加入善世會當高級顧問。依柏黛絲本身有著一段心傷往事。

依柏黛絲本來一直都低著頭，當她抬起了頭，可以發覺她有著銳利的眼神。

「我以為，明天亦利亞多先生講話的精粹，並不是要求與會各國的代表考慮執行這項建議，他是將會暗示，如果情況沒有改善，盧斯人文基金會單方面實施武裝保護『基金』的人道救援車隊。相信你們兩人不太認識盧斯企業吧！它崛起得實在太快，三年前它成立了『先進機械』分部，去年又發射了兩顆公司獨有的資訊衛星，今年年初則成立了保安分部，將全面負責整個盧斯企業的保安工作。對這個保安機構的業務範圍和章條，我作過一點研究，盧斯企業有著很大的野心，如果我評估得正確，這個保安機構將會陸續發展，亦利亞多的武裝保護人道救援隊伍的概念就可以實質化。協利斯爾先生，你是盧斯人文基金會的義工，但卻在『先進機械』工作，你來解說一下！」依柏黛絲用分析作為回答。

協利斯爾一直都十分留神地聆聽著餐桌上的討論。他隨即回答。

「噢！我的天啊！依柏黛絲修女，我只是公司裏的一粒螺絲釘，又怎會知道公司高層雄圖大業的計策呢！」

「協利斯爾，你也無須這麼謙卑，能夠來到澳洲開年會，你也不算是小螺絲了。對呢，你怎麼會來到非洲這個『鬼地方』呢？」西門詩妍好奇地問。

「來到澳洲是拜你們善世會的洪福哩！一個星期之後出發的人道救援車隊，將會運載『善世會』買的糧食和日常必需品。車隊則是我們『基金』負責。我被委任負責車隊的通訊和硬件，所以被派到這裏來跟你們這些大老闆熟絡一下，順便開一下眼界。至於非洲這個『鬼地方』，我自少就嚮往非洲大陸的原野，公司在這裏投資開設分部，我就毛遂自薦。結果更是升了一級！西門小姐，妳又怎麼來到這個『鬼地方』呢？聽說妳們西門家在臺灣島國是幾十億萬家產的大戶，妳千金之軀用不著親自出馬啦！」

「我們家有一半成員都篤信大乘佛教，出來幫助人是一種修行。不過不是每個西門家的子弟都可以出來『修行』。」

「怪啊！做義工也要家族頭子批准嗎？」

「普通的義工也不要甚麼批准，但去到有危險的地方，倒是要經過重重考核，否則掉了命就不值了。你們盧斯公司也不是一樣嗎？」

「對的，我們也要去上課堂，還要在週末參加訓練營，最少也要三個月，不過公司有些補貼。」

依柏黛絲

這個時候依柏黛絲突然插嘴說道：「你說得倒是輕鬆啊，我聽說那些訓練非常嚴格，簡直像軍訓一樣，所以也不是每一個人都有能力參加。每一次任務前，還要再參加一次跟任務息息相關的特訓營。你能夠負責這一次龐大救援行動的硬件，相信在這方面不算是粒小螺絲呢！」

「訓練的確很嚴謹，不過跟軍訓還是差一段大距離，我可清楚不過，我接受過近

兩年的軍訓，後來因為生病，才退出軍校。」

「我也在軍校呆過幾年，亦曾經在海外服過兵役。荷蘭二零零六年廢除了全民兵役制，我就選擇了平民生活。我是隸屬於陸空兩棲作戰兵隊，懂得駕駛飛機哩！協利斯爾你又是那個兵種部隊？沒聽你說過參加過軍校。」沙爾葛答腔起來。

「那都是些不爽的經驗啊！我唸高校時夢想成為海軍陸戰隊員，後來才知道自己的體格不一定可以應付，於是就進入了陸軍。我喜愛電子和機械科技，選了作為我的專項技能。不過後來運氣不好，得了個大病，軍醫勸令退役休養。沒有法子，只好在網路上進修，身體完全康復後，進入大學唸了一年半的書，拿了學位，剛好公司擴展業務，在大學招聘，我就進入了這個大家庭呢！依柏黛絲修女，妳又怎會走到佛教的善世會來幫忙呢？聽說妳是特雷莎修女的左右手，她是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是個大人物呢！」協利斯爾說道。

「這又有甚麼好奇怪，特雷莎修女跟創辦善世會的老尼姑是他們中國人所講的識英雄重英雄，一早就認識了。老修女歸主之前對我說，她年紀太大，所有事都無能為力了，創立的教團正在忙於商議繼承人，叫我不會花時間在這些煩事上面。老修女又說善世會雖然是佛教尼姑創立，但是在人道救亡工作上，極力排除宗教色彩，將來在第三世界會扮演重要角色。我明白老修女的意思，於是在侍奉到修女歸主後，就回到老家隱居。想不到善世會的兩個執行董事竟上門邀請我幫他們，我正在老家悶得發慌，自然一口答應了，時間過得真快！」依柏黛絲回答了協利斯爾，又再繼續查詢盧斯企業了。

「盧斯企業本來只是個小藥廠，可以說是一藥致富。但是幹起機械工程也不差啊，錢多好辦事之外，我以為企業總有些秘密，除了我很有興趣外，不少大企業家和政要也在留神中，不過協利斯爾你也不會知道得很多，就算知道也不應該告訴外人。不過我們將會乘坐的車隊，聽說有好多設備都是『先進機械』的新產品，你就現在講述一下，讓我們開開眼界吧！」

「我自然樂於這樣做。這是一支全新的車隊。吉普車和貨車是福特汽車公司製造，但經過了『先進機械』改動和更新。主要是加進了最新的通訊和探測設備。由於公司有了自己的通訊慧星，所以總控中心可以全天候評估行程中是否有障礙和危險，同步將資料通知車隊。每一部車都有微型電腦，連到一個小型雷達和掃描器。詳細說明和示範會在行動前的週末舉行，地點在開普敦的總控中心進行。」協利斯爾作了一點解釋。

這個時候侍應生將晚餐送上餐桌，談論也到此結束。飯餐之後，西門詩妍邀請大家到外面去逛街。沙爾葛說他幾晚睡得不好，所以推辭了。協利斯爾則非常高興，說道有美麗女士邀請他是人生的光榮。依柏黛絲說她已經來過澳洲悉尼好幾次，沒有甚麼興趣，她會在這裏享受一杯紅酒，然後回到房間去靜坐。他們離開之後，依柏黛絲拿出一部電子閱讀器，一面喝酒，一面在看書。

當依柏黛絲還是女童時，印度婦女還經常受到流氓惡棍的滋擾和欺負，甚至強暴和傷害，一切源於古老社會對女性缺乏尊重和保護。依柏黛絲是一個退休了的印度教教長的小孫女，家境富裕而有名望，情況顯然比低下家庭較佳，但依然發生悲劇。她十二歲時已經婷婷玉立，美艷照人。這個夏天，她父母親帶她去祖父退休的小鎮探訪，她自己跑到外面逛街，碰巧就有幾個惡棍向她下手，將她綁走帶到一所偏僻的石屋裏。街上其實有好些當地人都看見，但卻漠不關心，沒有挺身而出。反而有兩個修

女靜靜跟在這群惡棍後面。修女看見了流氓落腳的地方，其中一個修女就留在原地監視，另一個就急步跑回去求救。雖然有這種運氣，但一來一回也需要時間，小女孩依然逃不過惡運，只是傷害減少而矣。事後依柏黛絲的雙親為了保護女兒的名聲，沒有報警追究，凶徒得已逍遙法外。但說也奇怪，那幾個惡棍在幾年後竟都逐一暴斃，而且死狀痛苦，鎮上的傳言就說他們嚴重得罪了老年教長，疾惡如仇的印度教神靈處死了他們。另外一個說法則認為是依柏黛絲長大後去復仇，殺死了幾個惡棍。死了幾個流氓，警察落得清淨，也沒有著力追查下去。

襲擊事件之後，依柏黛絲跟雙親回到加爾各答，但她再不說話了，也沒有上學。她可以克復身心的創傷，兩個人扮演了重要角色。

剛好特雷莎修女是在這個城市開辦了慈善機構和教團，那兩個修女都是她的學生。老修女聽到報告後，便老遠跑來開導小女孩和邀請她到教團辦的學校繼續上課。她的老年祖父亦跑過來幫忙。他認為意外發生皆因他看顧不足而起，是要負上重責。傳言說這個老年教長懂得古老印度教的高級法術，他將不能傳於非核心教徒的獨特靜坐方法教了給依柏黛絲。有了這兩種宗教力量扶助，及於兩個老人家的悉心照料和開解，依柏黛絲終於脫出心靈傷創。她最初學習政治和法律，但發覺印度的政治圈子是一個大染缸，個人力量改變不了現實，於是轉移到宗教的範疇。在歐洲大陸一所修院學習天主教義。最後還是回到特雷莎修女的教團實幹教育和救援慈善工作。依柏黛絲說話直接，教團裏得罪的人可不少。加上她有濃厚的印度教背景，所以當老修女病逝後，她就回到爺爺留給她的祖屋隱居。

幾十年的人生經驗，加上童年時受過慘痛教訓，依柏黛絲對週圍環境特別注意，不要以為她經常低下頭，一副謙卑樣貌，她可是用她從爺爺處學得的印度教技能作全天候監察。所以她發覺最少有兩檯餐桌的食客不時望過來。在她的人生字典上，已經足夠定為形跡可疑。她有時會戴上眼鏡，那有著智能裝備，已經將「可疑」人物照了相。她比較擔心西門詩妍，西門家族擁有超級財富，一向都是國際綁票集團的獵物。當然西門詩妍並不是一個弱質女流，西門家在半個世紀前還是財閥大黑幫，從良之後也不是好惹的對象，但始終猛虎不及地頭蟲。她看到有「可疑」人物跟了他們步出餐廳，有這麼巧合同時吃完晚餐？她留心到其中一桌有很多食物剩下來，還是小心為上。她喝了剩下的紅酒，收起電子閱讀器，半低著頭離開了餐廳，那些人果然一個都沒有留在酒店大堂裏，出了酒店還是回到房間？她再詳細檢視一次，然後乘升降機回到房間，跟著就發了一個短訊給西門詩妍。

她走出餐廳大門時，一個一直在酒吧檯上喝酒的客人站了起來，慢慢地跟了過去。是否這個人才是跟蹤者，依柏黛絲有否發覺到呢？

房間偷襲

因為兩晚沒有好好睡過，沙爾葛有點累。他進了升降機後，一個男人在門關前趕過來。進來後就向沙爾葛搭訕，說些不相關的話。沙爾葛也記不起他說過甚麼。回到房間，用開水吃了一些較早買下的助眠成藥，然後就去淋浴，當他從浴室出來時，發覺電話有留言。原來是在荷蘭的那個老攝影師，留言說，他跟一個泰國籍攝影師研究相片，已找出照片的大約位置。他留下了地理坐標及那個泰國籍攝影師的電話，最

後他很好奇的補充說，那個地區一直到最近，都是沒有開發過，只住了些少數民族。相傳說他們祖先善長使用巫術，所以不為主流的佛教民眾接納。共產政權出現後，他們更加受到迫害，顯然巫術也無法抵抗槍炮。剩餘族人於是向更深的原始森林撤退。他奇怪幾個年輕人怎會在幾十年前去到這些窮山惡水之地。

沙爾葛之前並沒有告訴老攝影師，相片中有他的父母親。他記得祖父母說過母親是一個緬甸女子，心想是否父親在這個山區認識母親呢？他後悔從前對父母親一點都不關心，否則線索總會多一點。看來應該是政客大叔在死前留了照片和飾物給他，那又有甚麼意思呢？單單是一件紀念品嗎？他打開手提電腦，翻查這個座標的地理環境，可惜資料非常有限。他看一看泰國的時間，還可以打電話去查詢，但卻沒有人接電話。這時候，可能助眠的藥物發作，一股濃郁倦意捲上心頭，他於是關上了燈，躺到床上，一刻也就入睡了。

大約二十分鐘後，沙爾葛的房門被靜靜地打開。一個高大人影閃入房間裏面。這個人迅速地掩上房門，就開始四處搜索，好像沙爾葛不會醒過來一樣。他又走到桌邊，將一張電子咭放入沙爾葛的電腦內，電腦保安鎖被打開，顯示光屏亮起來，光芒突然照亮漆黑的房間，見到了這個人穿著黑色衣衫，頭帶風帽，半張臉都被遮蓋了。入侵者對電腦檢視了一會，就關上了電腦，取回開鎖電子咭，然後低聲說道：「小鳥已經知道了巢。」顯然這個人身上有著微型對講機。

就在這時，一件普通事情發生了。那是沙爾葛的智能電話響了起來。房間本來就很寂靜，電話鈴聲就顯得分外刺耳了。本能反應令到入侵者一驚，那只是一秒到兩秒鐘的時間，但跟著房門被飛快打開，幾點寒芒繼而射向黑衣人的面部。他的反應也很快，頸部扭向一邊，身一側，已經避開偷襲，銀芒擦面已過。同時間，他右手已抽出武器。但是他始終失去主動，房門口的襲擊者後腳向後踢出，將房門關上。這時他腰肢板下，頓然身體成為一個「T」形，背部又再飛出一枚黑色暗器，射向對手。房門一開一關，突明突暗其實嚴重影響了面向房門的第一個入侵者的視覺，他只憑直覺將槍枝擊向暗器，不過依然正中目標，但那暗器即時爆破，一股煙霧散開，漆黑之中，他無法看見一切，但卻板動了那柄像手槍的武器向前連環射擊。但偷襲者顯然看得清楚，整個人已經俯伏在地，滾向敵人，一隻腳橫掃過去，踢中敵人小腿，另外一腳向上踢出，擊中敵人小腹。第一個入侵者終於倒地。電話鈴聲才剛剛響了三下而停止了。

勝利者首先收藏好依然握在敵人手裏的槍形武器，跟著走向房門邊，回收了藏到門和牆壁裏的一些小釘子，又撿起了自己射空的暗器。然後從口袋中拿出一樽烈酒，慢慢地倒到那個黑衣人的口裏面，也將一些酒精灑到他的前胸衣衫上。跟著那個大門再次靜靜打開，另外一個人走進來，兩個人於是一左一右將黑衣人扶起來，跟著就離開了房間，關上了門。房間裏面漆黑寧靜如故，好像沒有發生過任何事情。沙爾葛依然睡得像死豬一樣，他吃的是助眠藥還是強力安眠藥？

協利斯爾

西門詩妍所講的逛街，並不是普通百姓遊客在街上流連的那種。她和協利斯爾走出酒店大門時，一輛黑色大房車和司機已經在等候。司機是個身體非常魁梧的東方人，穿了整齊西服，帶著有色眼鏡。協利斯爾很有風度，搶前替西門詩妍開了車門，

等小姐上了車，他輕輕關上門，然後走到另外一邊上車。不過就在上車前，他的眼神有幾秒鐘向酒店門前掃描一下，似乎協利斯爾也是一個非常留心周圍環境的人。

他上了車之後，西門詩妍介紹了司機給協利斯爾認識。她稱呼司機做段大叔。段大叔只說了一句歡迎之至，也再沒說甚麼寒暄之詞。在握手時候，協利斯爾發覺到這位大叔的手非常有力和具有一種特別的糙紋，他立刻知道大叔是武術的大行家。他不單只是西門詩妍的司機，同時也是個私人保鏢。這個看法很快就得到証實，因為西門詩妍繼續說，段大叔大嬸是她的保護神。她是段大嬸帶大，自小更是跟大叔學習中國武術。

協利斯爾的過去也並不簡單。他出生在一個非常富裕的家庭，一切供應和照顧都非常之豐富。不過他生就一副自主獨立的性格，並不喜歡家庭給予一切安排。踏入初中時，他就不斷和父親產生磨擦。加上愛他如己出的繼母得了重病，沒有了跟父親的中介人，隔膜就越來越大，衝突越來越烈。十三歲時，協利斯爾離家出走，去到遙遠的地方，想擺脫富裕家庭的束縛。不過當袋裏錢財用光之後，他就淪為街童。這個時候，他遇到一個救星。奇利收留了他。奇利是一個年紀比他大十年多的街童領班。本來他只是要協利斯爾加入他的街童扒手組織，但卻發覺協利斯爾聰明能幹。或許是緣份，奇利很喜歡這個少年。他替協利斯爾弄了個身份，叫他去繼續上學。課餘就傳授他扒手技術和搏擊，也講述江湖故事和規矩給他聽。過了五個年頭，他高中畢業，正在籌備進入大學。但不幸的事情發生，奇利和鄰近一個幫會爭奪地盤時被槍傷而終於不治。協利斯爾於是離開了這個五年多的家。他參加了軍隊，主要為了不用愁大學的費用，二來也算是子承父業，因為父親大人在軍隊也服役了很久。經過了這幾年，協利斯爾已經長大成人，亦明瞭當日父母親的苦心和親情，他也非常掛念他們。但是他想單靠自己闖出一番事業。可惜在軍隊的第二年底，他患了肝炎，可能是當年流落街頭時亂吃食物的後遺症。併發症令到他非常衰弱，不能繼續接受訓練。病好之後，他就退出軍校，半工半讀完成了他最喜愛的電腦電子工程，跟著就進入了盧斯企業的先進機械分部工作。

豪華汽車開動之後，兩人便開始了聊天。這時西門詩妍就收到了依柏黛絲發的短訊。西門詩妍接收短訊的方式可有點特別。她有兩個耳飾，一個是一條小白金鍊吊垂著一粒藍寶石。另外一個是扣在耳朵邊的小珍珠。這個珍珠其實是一個收發器，跟智能電話相連著，重要的短訊會轉譯成輕微音頻，傳入耳內。一般人不會注意到她接收了智能電話的訊息。

「大叔，有人跟著我們嗎？」西門詩妍停了說話，向段大叔發問。

「他們是高手，只是行了幾里路，已經轉換了三部車，來頭可能不少。我已經通知了『老貓』準備。要給他們一點教訓嗎？」段大叔沉聲說道。

「暫時不要，先讓他們跟著遊遊車河，我們依原來行程到『高空星夜觀景場』，不要被他們掃興。」

「大小姐出遊時常都有這種騷擾嗎？這個軟件可派上用場，『先進機械』的產品，物有所值！」協利斯爾一邊說笑，一面拿出了智能電話，迅速在電話面板上操作，然後示意西門詩妍看著畫面。那是一個實時化的衛星圖象。他指著一個綠色閃光小圓點，說道代表了他們自己的汽車，另外可以見到在附近有很多其他白色光點移動著。他說電腦會分析這些物體移動的模式，可以決定他們是否在跟蹤著。一旦確實目標，衛星掃描系統可以分析跟蹤物體的硬件和人數等特點，亦可以大約探測到是否攜帶了武

器。

「難怪依柏黛絲修女說你們盧斯企業厲害哩！這種『高科技』倒像你們是幹著特務生事的。」

「這其實不能算是高科技，幾個擁有人造衛星的大國都有這種能力很久了。企業最近發射了自己專用的資訊衛星，也自然物盡其用，發展並擴張這種服務到消費市場上，反跟蹤，也可算是保障個人行動的私隱權。」

「你說得不錯。不過跟蹤方式正開始轉移到利用人工智能飛行器，它們體型細小，可算是防不勝防啊！」西門詩妍說道。

「我們公司其實也積極開發探測這種小型飛行器的軟硬件，我也不方便透露任何資料，況且我也實在並不知情。不過依公司的正常操作時限，一年內應該會有產品面世。噫！妳看，這三個活動的點號變了紅色，正代表了有三輛汽車跟蹤我們。段大叔真厲害，比電腦還早發現有人跟蹤我們。人類觀察力其實可以比電腦還要厲害，不過不是每個人都具備這種能力。所以我們公司才有生意呢！」協利斯爾很懂得在適當時機讚賞其他人，可惜段大叔沒有發一句話，似乎沒有甚麼興趣跟別人搭訕。

協利斯爾跟著在手機顯示板上按了幾下，畫面就列出了跟蹤車輛的資料。協利斯爾指著這些資料說：「車輛登記屬於租車公司，每部車都有兩個人，噫，他們有 86% 機率持有類似手槍的武器，我們倒要小心應付了，西門小姐有甚麼高見？」

「你們美國男仕不是有天職去保護我們弱質女流嗎？你說怎麼辦呢？」西門詩妍打趣地說。

「這自然是我的光榮。我們就依原來計劃到『高空星夜觀景場』，我知道那是妳們西門家族的投資項目。我們用 VIP 通道到頂樓觀景，他們想跟來，就得排隊了。如果他們帶槍，也不敢去排隊，那裏有金屬探測器，是嗎？」

「嘩！你倒比我這個大小姐還清楚家裏的家當！OK！之後又怎樣呢？他們守在外面，我們始終也要出來啊。」西門詩妍笑著說。

「方法倒是有幾個。不過重點不是如何擺脫他們。而是要知道他們的目的。借問一聲，妳們西門家可有標準步驟應付這些『滋擾』嗎？」

「那麼樣，你們盧斯企業可也有標準措施應付跟蹤呢？」西門詩妍依然用說笑的口吻說道。

「我的好小姐，我們這些小人物又有誰看中去跟蹤？就算有，公司也不會為我們制定標準措施呢，盧斯企業的福利還沒有如此週到啞！」

這時西門詩妍收起說笑的臉容，跟著說道：「明天最後一天的會議之後，我就和依柏黛絲乘晚機先回臺北，五日後再到南非跟你們會合，所以也不想在這個陌生地方多惹麻煩，一個不好，行程會被影響。我們就依你的建議在『星夜觀景場』擺脫他們吧。觀景場的天台有直升機觀景服務，當然也屬於西門家，段大叔已經通知預約，看了夜景之後，直升機會送我們回酒店。不過，今個晚上可要份外小心一些！我會吩咐酒店經理多派些保安人員。」

這次國際人道救亡年會，西門家族是主要贊助商之一，酒店和會議場地都是西門家族轄下財團的物業。